

長編歷代小說修訂注釋本

咸

陽

宮

林
鵬
著



山西古籍出版社

林
鵬
著

咸



陽

張
頴
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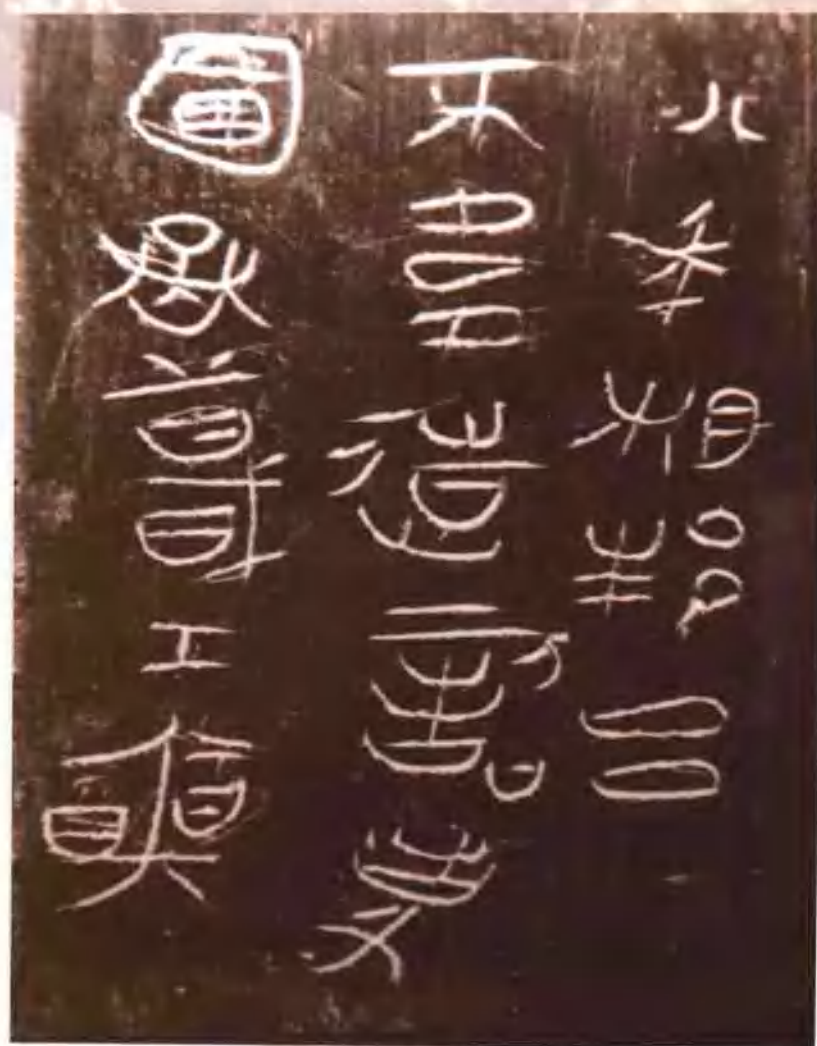
宮

(修訂注釋本)

山西古籍出版社



作 者 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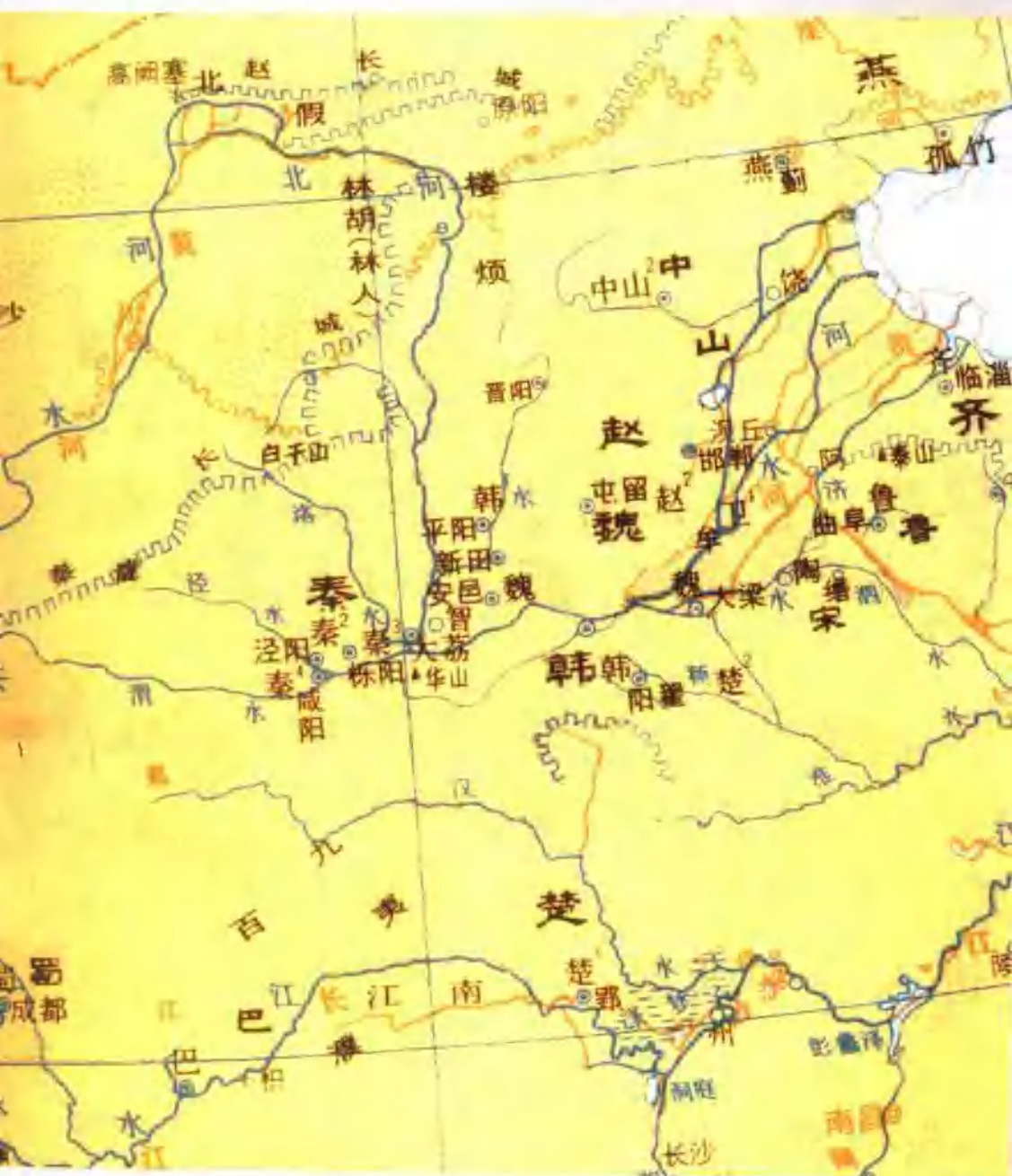
呂不韋戈銘

林子清才久史通簪筆直入咸陽
宮燃犀鉤沉有發現立論堂皇
氣若虹敢為呂氏平積謗逆
于舊典不苟同文章曠古無
憑據創倒貴在開新風

并刊僖父頌

張

張頌題詩



戰國末地圖

序 言

柯文輝

「劉琨一死無奇士，獨對荒鷄淚滿衣。」幼年讀陸游這兩句詩，只覺得放翁報國無門，晚景寂寞。將近半個世紀之後，讀林鵬兄以畢生知識儲備寫成的《咸陽宮》，恍然有所悟。若將劉琨英名，換成以自身滅亡象徵百家爭鳴時代死去的呂不韋更為恰當。呂不韋在林鵬筆下洗去塵垢，恢復了（其實）是創造出思想家政治家的本色。我以為這兩句詩很符合作者在漫漫長夜中縱情揮灑，俯仰古今于瞬間的意境。

林鵬有深到骨髓的歷史癖，酷愛研究英雄輩出思想界萬馬奔騰的春秋戰國史，如醉如癡，老而彌篤。他以赤子的愛國熱忱告訴我們，如果先秦諸子的民主意識，得到充分的發展，封建長夜不會延續兩千多年，中國將是科學文化最為發達的一流強國。聽說林鵬兄從前是個小八路，一生坎坷，

歷盡艱辛，後來發憤讀書，三十年如一日。待到花甲之年，忽然寫起歷史小說來。如此長篇，率爾操觚，洋洋灑灑，居然左右逢源。當我閱讀書稿時，我很激動，可以說是思緒萬千。呂不韋確實了不起，就把本書題為《呂不韋》，也不為過。呂不韋繼承了先秦諸子的各種優點，他有柔的一面，也有剛的一面。他的柔的一面都勝利了；當他發揮剛的一面時，他失敗了。後來，張良繼承了呂不韋柔的一面，所以成功了。而林鵬兄只得到他的剛的一面，所以林鵬兄在仕途上只好做個失敗者。然而在思想上，尤其在文化素質和藝術造詣上，他必將是個勝利者。他的思想常常閃動着罕見的微光。這些微光看上去就像螢火蟲的光亮，同繁星相比，自然渺小多了。這些閃動着微光的東西，容或有不甚恰當或說不甚成熟的地方，但也都不是問題。林兄是個急於要傾訴胸襟的人，他終於傾訴了，盡情地傾訴了。我認為，值得珍視的正是這傾訴本身。

無論張良多麼偉大，他沒有留下片紙隻字，而呂不韋却留下來一部完整的《呂氏春秋》。這正是剛的一面在起作用。偉大的理想主義，偉大的原則精神，偉大的陽剛正氣，永遠激勵着世人。而林鵬正是以《周易·乾卦》「終日乾乾」、「自強不息」的精神艱苦奮鬥着，默默耕耘着，對於一切無故飛來的迫害、摧折、白眼和冷落，彷彿根本就沒在意，終於獲得了幾乎「旁若無人」的剛強意志。我認為，他這種不務虛榮的艱苦奮鬥精神，頗有一股「老醜兒」的韌勁。他在《稿本自序》中寫道：「進入老年以後，他常常用伍子胥的話激勵自己，『日暮途遠，吾將倒行逆施』。」寫作《咸陽宮》時，叫做破壞性試驗。這種越老越拚命的毅力，特別令我敬佩。林鵬兄也是從戰爭年代和歷次政治運動中走過來的。他同那些經歷相仿的老同志相比，得到了大量的知識，結出了巨大的成果，肯定地說不在于天才，而

在于勤奮。

本書所描寫的只是秦王政（即後來的秦始皇）舉行冠禮前後不到一年的事情。秦王政舉行冠禮以前的這段時間，呂不韋忙于編撰《呂氏春秋》，太后和她的面首嫪毐把持朝政，並且有篡弑的陰謀。王弟長安君成蟜得知這一陰謀後在屯留前綫舉行起義，揚言要打回咸陽，消滅嫪毐。嫪毐在陰謀敗露後發動暴亂，企圖一舉消滅秦王政、成蟜和呂不韋。秦國的宗室大臣們一向認為呂不韋遊說異人繼承王位是殺嫡立庶，而《呂氏春秋》的公佈，使他們認清了呂不韋的真面目。他們暗中支持嫪毐反對呂不韋，並且進而發動了驅逐客士的運動。秦王政多病而且多疑，只懷疑成蟜有篡弑的陰謀，却突然落進了嫪毐的陷阱。秦王政在依靠呂不韋消滅嫪毐之後，為了適應宗室大臣們的需要又下了逐客令。後來逐客令雖已收回，却罷了呂不韋的官，隨即又令其自殺。這中間還穿插着蔡澤、朱亥、茅焦、燕太子丹、朱英、樊於期、韓非、李斯、尉繚、趙高等人的活動。他們都是這段歷史中的真實人物。他們的活動加劇了這次歷史鬥爭的激烈程度。如此衆多的人物，思想性格各不相同，變化開闔，井然有序。其中有輕生死重然諾的俠士，有滿腹錦繡口若懸河的策士，有肝膽照人的豪客健夫，有玩弄手腕工于心計的政治家羣像。作者試圖把歷史家稽古鉤沉的功夫，小說家傳神攝魄的藝術手法與政治家的侃侃長談鎔為一爐，從而創造一種新的文學樣式——史論小說，羣而有像的評傳小說。書中有許多評論，比較現代，比較深沉，證明歷史小說正在向歷史哲學靠攏。

藝術樣式本無完則。它隨着文藝史的發展而不斷創新，倒也不必強求一律。只要自然，有可取之處，便應該受到尊重。創新之作，未必一定成功，所以也就不必求全苛責。本書較為獨特，雖然不

會使人人感到可貴，却是一部難能可貴的拓荒之作。極強的理念（是人物，不是概念！）增強了本書的厚度，同時也相對沖淡了形象的塑造。然而這正是本書的特點。它不是魯迅所說的充滿煩瑣考據的「教授小說」，却充滿着豐富的歷史知識。作者似乎不大注意發揮自己所具有的寫人造境的超乎一般的能力，似乎不屑于描寫瑣碎事，氣勢浩大而筆底粗率。他老愛打破自己辛辛苦苦鑄造起來的歷史的與藝術的氛圍，突然自己跳出來發一通題外的空論，然而仔細閱讀這些「空論」，讀者會發現在一把豆子裏藏着兩顆珍珠。不過，我覺得在一把豆子裏發現兩顆珍珠，那種喜悅的心情比起在滿把珍珠裏發現兩顆豆子要高出不知多少倍。這使我感到，創新之作極容易受到非難，因為她確實存在着缺點或說弱點。然而仔細想來，作者寫此書費盡一生精力，編者校完此書也費數月之勞，讀者讀來不過費兩三天時光，難道讀者能發現的缺點，作者和編者在長時間的琢磨之中就不能發現嗎？當然不是。發現問題比較容易，解決問題却很難。一本拓荒性的新作，是一種新的思維方式的產物。雖然發現了缺點或說弱點，當局者却無法跳出業已固定的思維，只能命定地姑作如是我云。但是我相信，有閱歷的讀者一定會賞識她。這些人和本書一樣，具有常見的缺點和不易遇到的長處，他們完全有條件和本書成為知交。

書中的呂不韋，無疑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。他太愛秦國了，所以遭到秦國貴族的放逐和殺害。他同時又是一位高度覺醒的哲人。他在死前不久對張良說：「你不要過于鍾愛你自己的東西，尤其是你所創造的東西。」這話非常發人深省。然而從呂不韋的悲劇結局來說，有些地方很像屈原。當然這只是相似而已。在才氣、地位、見識、文化素養和歷史條件上，他們絕不與任何藝術形

象雷同。林鵬認為，呂不韋的個人悲劇，不僅是具有先進思想的三晉客士們的悲劇，而且從歷史的深遠影響來說，也是秦國乃至整個中國的悲劇。這同從前也有人把屈原——楚國——六國——中國的命運打起等號是一樣的問題。當然，作為浪漫主義創作方法倒也無可厚非。歷史的真實情況是：什麼樣的百姓，出現什麼樣的政權；什麼樣的政權，造就什麼樣的黎民。這都是無可奈何的事情。

林鵬對呂不韋是自殺、賜死抑或自然死亡做出了新的解釋，我為這種新解釋而擊節。書中有許多新見解，有許多藝術個性較強的構思。當我讀到這種地方時，我很興奮，同時又感到不滿足，覺得怒濤從天而降的高潮沒有到來，覺得還有潛力，還有發揮的餘地。這種遺憾的心情無疑是源于對本書的愛。書中不乏精采段落，可以說都是神來之筆，讀者一讀便知。書中的主要人物，如秦王政、呂不韋、嫪毐都寫得很好。即使一些次要人物，如李斯、韓非等，也很精到。林鵬的敘述，對原有的文獻根據，做了自己的解釋。如《李斯的性格》一章，把李斯的自私心理寫透了。文字不多，點到即可。林兄熟習秦文，對李斯的《諫逐客書》的評價獨具慧眼。不過，如果把這些話讓書中人說出來就更好了。作家不斷發出議論的急風，驚落了自己巧思的蓓蕾。這是由于用筆過疾，沉澀的筆觸和細膩的表現顯得少了些。這又涉及到另一命題：表現與敘述的矛盾，東方偉大的寫意傳統與西方寫實主義表現的矛盾。讀者在讀林鵬這種文字時，如果心中想着西方文學大師們的寫實主義模式，肯定會感到不滿足。超脫一點說，遺憾也是一種藝術效果。

表現與敘述，或說咏嘆與宣敘，都是敘事文學必備的元素。成功的敘述與表現，都是高級藝術

品，二者本無高下之分，但又確實存在着本質的不同，或說存在着對立。這事情常常使作家為難。中國古代小說，從先秦到漢唐，無一不是以敘述為主。這就形成了中國的史傳文學。他們不強調在表現中敘述，而善于在敘述中表現。這就是通常所謂的寫意。我想在此著重指出：寫意乃是中國藝術的靈魂。尤其中國的繪畫，那種空靈而深邃的意境，讓白雪和翠荷響起復調二重奏，從根本上打破了時空界限，同時也打破了寫實主義的藝術原則。王維的手迹已不可復見，但是我有幸從著名畫師宋文治兄家裏，借閱過查士標的《荷塘夢雪圖卷》。這是真正的抒情傑作，但從西方人的審美觀點來看却不真實。這同西方的寫實主義是相違背的。西方的文學大師們善于在表現中敘述，却不善于在敘述中表現，單純的敘述會使他們的文字變得沉悶而鬆懈。只有羅曼·羅蘭的《約翰·克利斯朵夫》一書長于此道，百餘萬言如江河傾瀉。他的敘述雖然精妙，但仍是寫實的，同中國古代的史傳文學相比，仍然有些遜色。豐富多彩的漢語漢字，特別適于在敘述中表現。那種惟妙惟肖刻肌刻骨的藝術效果，相當于中國畫中的寫意。寫意中的筆墨功夫，其表現力不僅是生動而有韻律的，而且是無窮無盡的。西方的藝術家們將來總有一天會認識中國傳統美學原則的妙處。那時候他們會恍然大悟，豁然開朗。我不是妄自尊大，但我也不能妄自菲薄。近代以來，西學東漸。要知道，近代的中國，已經不具備漢唐時代那樣消化外來文化的好腸胃，這是無庸諱言的。從西方傳來的新思想新藝術，在中國所起的積極作用有目共睹，也無庸贅述。但這些洋東西，洋形式有很大的局限性，它使中國固有的傳統藝術漸漸萎縮起來。外來寫實主義的小說觀，妨害我們公正地對待自己的文化遺產。懂古文古畫的人日益減少，新的經學家、史傳文學家難以出現。這一切都值得探討，值得深思。

林鵬兄是中國大地上生長的普普通通的兒子。聽說他沒有學歷，是自學成材的。他讀過不少從外國翻譯來的文史專著，以及五四以後的新文學作品，但他用力最勤的却是中國古代的典籍。雖然算不得什麼經學家、史學家，却有許多新的見解。關於這一點，讀者一讀《咸陽宮》便知。在《咸陽宮》的寫作過程中，有東西方一切偉大文學傳統可供借鑒，使他終於獲得了不容置疑的民族個性和東方氣派。長期的生活實踐，深入的學習研究，以及北方鄉土的芬芳，都給他以豐富的養料，使他在藝術創作上絕不比同類小說差。這都是應該肯定的。小說寫的是兩千多年前秦國的生活場景。且不說再現這些生活場景多麼困難，單就讀者的要求來說，又是各不相同。能够充分理解作者探索艱辛的讀者，想來是不會很多的。優點越多的書，其缺點也最明顯，而且難以克服。任何作家都不是萬能的。有些書要爭論許多年，纔能達到相對一致的看法。林鵬是十分渺小的，但却是强有力的。《咸陽宮》的長處與探求精神證明了中國古典的偉大藝術傳統並未消亡，它的強大的生命力依然閃爍着耀眼的光芒。這正是我樂于為廣大讀者指出的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。

今年，一九九一年三月間，我寫了以上這些話。四月初，我同林鵬兄見了面，並且作了長談。他說：「當時一面工作一面寫作，想到哪裏寫到哪裏，仿佛要說的話很多，顧不得描寫生活瑣事。寫完以後再一看，粗糙不堪，簡直就是一張草圖。」我說：「那就增加一個副標題《悲劇草圖》，如何？」林兄拍手稱善。我寫得已經不少了，請讀者打開小說正文吧。你已經站在歷史與藝術的雙重沖擊波的中心，峨冠博帶的呂不韋帶領他的門客們，正在洞開着的時光之門前迎候着你。

一九九一年四月六日于北京

主要人物

呂不韋——濮陽人，秦國右丞相，封文信侯，《呂氏春秋》一書的主編人。本書故事發生在公元前二三八年，這年呂不韋大約六十九歲。死于公元前二二五年。《史記》有傳。《漢書·人表》列在中中。

司空馬——呂不韋的食客、舍人，丞相府的尚書令，事見《戰國策·秦策五》。後變姓名，曰雍門子周。《漢書·人表》列在中下。

秦王政——姓趙名政，即後來的秦始皇。公元前二三八年舉行冠禮時，二十二歲。死于公元前二一零年。事見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。《漢書·人表》列在中下。

太后——秦王政的母親，本是邯鄲歌妓。死于公元前二二八年。事見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。

嫪毐——秦國左丞相，封長信侯，假太監，太后之姘夫。公元前二三八年四月發動叛亂，同年九月被殺。事見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。

李斯——呂不韋的食客、舍人，後做秦王政的客卿、廷尉、左丞相。死于公元前二零八年。《史記》有傳。《漢書·人表》列在中下。

周術——即角里先生，河內軹人，「商山四皓」之首。「商山四皓」還有崔廣，隱居後人稱夏黃公，庾宣明，隱居後人稱東園公，綺里季。他們都是河內軹人，曾為秦博士。後隱居南山。姓名見《史記·留侯世家》及《高士傳》。

成蟜——秦王政之弟，封長安君，公元前一二九年帶兵攻趙，行至屯留兵變，失敗後自殺。事見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。

蔡澤——燕國人，曾做過幾個月的秦國丞相，封剛成君，《史記》有傳。

燕丹——燕王喜之太子，公元前二三八年在秦國做人質，後逃歸。事見《戰國策·燕策》及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。《漢書·人表》列在中中。

尉繚——大梁人，秦之國尉，《尉繚子》的作者，因厭惡秦王政之為人，亡去，不知所終。事見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。

應曜——呂不韋的食客，秦楚之際著名學者。諺云：「商山四皓，不如淮陽一老。」（見《集韻》）「一老即應曜，晚年隱居淮陽山中」（見《湖廣志》）。

程邈——秦下杜人，字元岑，初為縣吏，後為御史，隸書的創製者。曾入雲陽獄中。姓名見于《漢書·藝文志》顏師古注，並見唐代張彥遠《法書要錄》。

朱英——觀津人，曾為楚春申君食客，後流亡三晉，不知所終。事見《戰國策·楚策四》及《史記·春

申君列傳》。《漢書·人表》列在上下。

朱亥——大梁屠戶，後爲信陵君食客。事見《史記·魏公子列傳》。《漢書·人表》列在中中。

夏中期——秦昭王之老臣，琴師。姓名見《戰國策·秦策四、五》。

張唐——秦人，曾爲將軍。事見《戰國策·秦策五》。

庶公——秦人，曾爲將軍。姓名見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。

王翦——頻陽人，秦國大將。《史記》有傳。《漢書·人表》列在上下。

蒙恬——秦將，其先齊國人。秦國大將蒙武之子。蒙毅之兄，秦始皇二十六年拜內史。《史記》有傳。《漢書·人表》列在中上。

趙肆——即內史肆。事見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。

王綰——秦人，左丞相。姓名見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。

韓非——韓國諸公子，法家著名學者，《韓非子》一書之作者，出使秦國時被讒害，公元前二三二年自殺于雲陽監獄。《史記》有傳。《漢書·人表》列在中上。

茅焦——齊國人，遊說之士，做過幾天秦國太傅。說秦王政之事見于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及《說苑》。

樊於期——秦國衛尉將軍，後逃亡燕國，事見《戰國策·燕策》及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。《漢書·人表》列在中中。

華無傷——齊人，曾流落成陽，後來做田橫部下車騎將軍。事見《史記》卷九四、九五。

楊 繆——秦人，雲陽獄丞，後爲五大夫。姓名見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。
趙 嬰——秦人，咸陽平民，後爲五大夫。姓名見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。

高——秦人，獄卒出身，後爲掾史，宮中車府令。事見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及《李斯列傳》。《漢書·人表》列在下下。